



靈山上， 話日常

訪談撰稿：王宇琪
照片提供：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臺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長期以來致力於推廣、創作表演藝術，更是臺灣原創音樂劇的龍頭學府。自2005年創所至今，除了培育眾多優秀表演藝術人才之外，更由所內學生共同創作出超過數十部的原創音樂劇，優秀人才輩出、創作源源不斷，可說是表演藝術界最有力的教育推手。

臺師大於去年(2018)成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辦公室，這是個跨院系的辦公室，網羅自表演藝術所、美術系、文學系、攝影及設計的教授們，不僅共同開講「高行健藝術研究課程」，還規劃一系列高行健的活動；今年5月梁志民教授導演的獨角戲《獨白》及2016年吳義芳教授編導的《靈山》音樂舞蹈劇場，皆是出自於此。

今年為歡慶臺師大表演藝術所15周年，創下臺灣藝術教育史上的兩個「第一次」！

夏學理所長集結梁志民與吳義芳教授編導自高行健講座教授的兩大鉅作《靈山》與《獨白》的戲劇及舞蹈作品，結合成為《靈山上的獨白》，首創同場次欣賞舞、劇聯演的諾貝爾藝術饗宴；更將《靈山上的獨白》定位成「大學定目劇場」，這亦是臺灣首個「大學定目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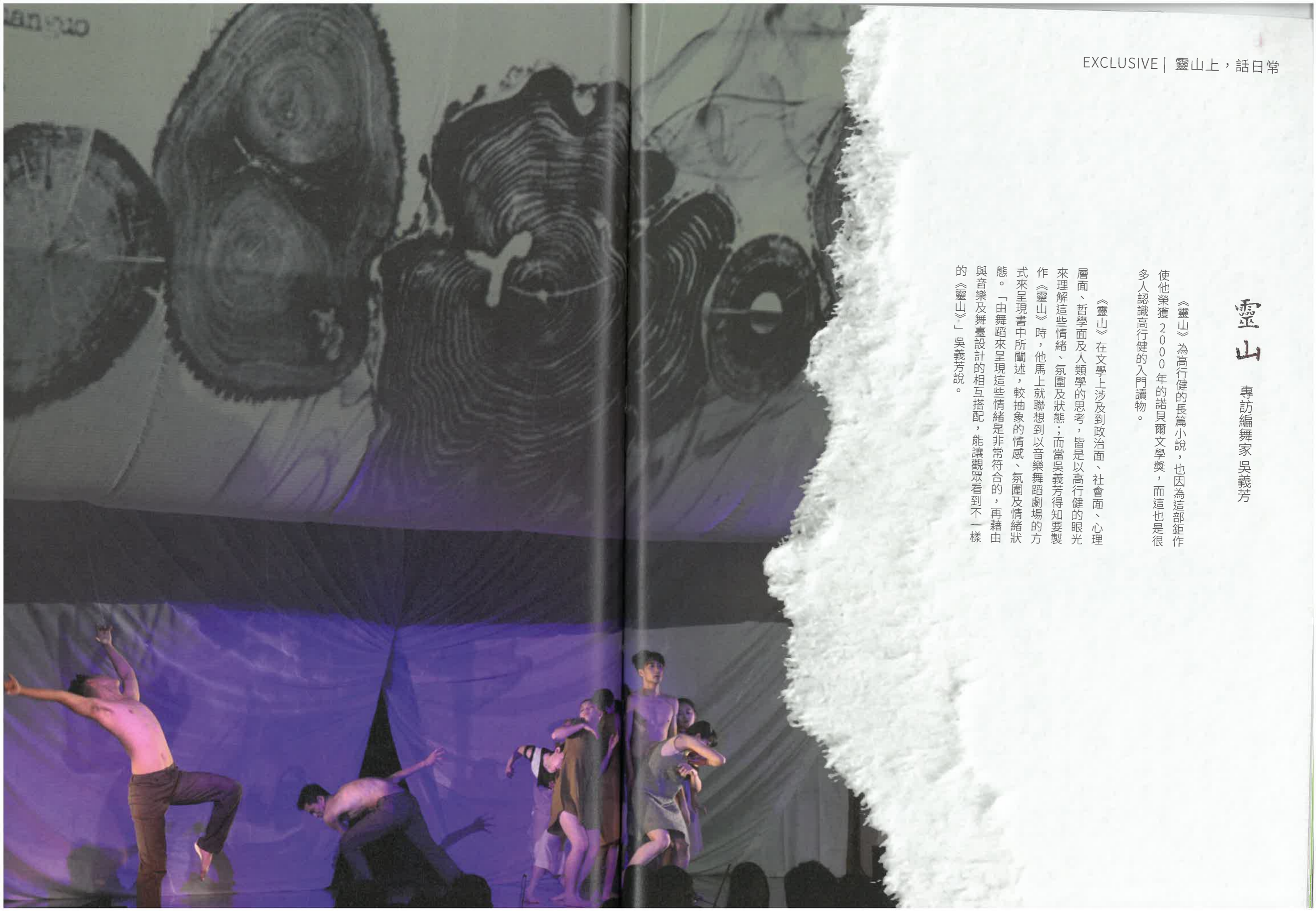
夏學理所長與梁志民、吳義芳教授研議，共同以「藝術教育志工」的身份，帶著學生推動「定目劇場」。此舉除了能夠重複使用舞臺布景、裝置、道具及服裝外，也期許能以票房收入支持所有的製作成本、支付演出參與者費用，更以挑戰自負盈虧為目標！而定目劇場的成功與否，還需社會大眾對於表演藝術的支持及鼓勵，夏學理所長期許首創的大學定目劇場《靈山上的獨白》能夠年復一年、綿延不絕的流傳，讓優質的藝術創作永垂不朽。

靈山

專訪編舞家吳義芳

《靈山》為高行健的長篇小說，也因為這部鉅作使他榮獲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而這也是很多人認識高行健的入門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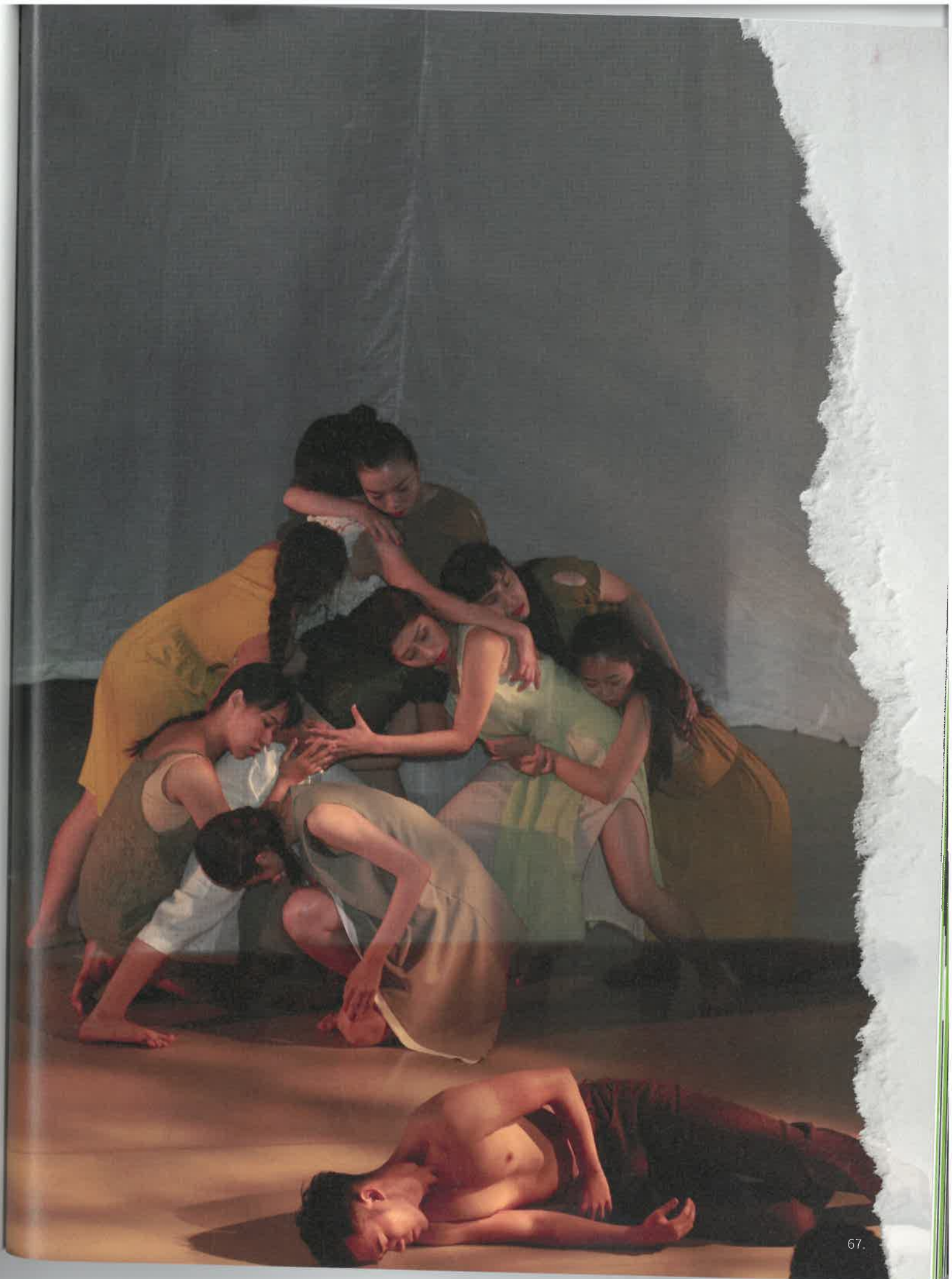
《靈山》在文學上涉及到政治面、社會面、心理層面、哲學面及人類學的思考，皆是以高行健的眼光來理解這些情緒、氛圍及狀態；而當吳義芳得知要製作《靈山》時，他馬上就聯想到以音樂舞蹈劇場的方式來呈現書中所闡述，較抽象的情感、氛圍及情緒狀態。「由舞蹈來呈現這些情緒是非常符合的，再藉由音樂及舞臺設計的相互搭配，能讓觀眾看到不一樣的《靈山》。」吳義芳說。



在製作前，吳義芳花了好多時間鑽研《靈山》，書皮都被翻爛了，書中更滿是他親手寫下的各種註記。《靈山》共有 81 個章節，每個章節既沒有標題也沒有連結，這是高行健獨特的寫作手法，許多人都抓不到書中精髓，但吳義芳卻發現到其中的奧妙，他與我們分享，「我看到的《靈山》有兩條線，一條是與大自然有關的遊記，另一條線則是在講述關於人性、氛圍及男女之間的關係。以肢體為主舞蹈，能夠把關於人性、慾望、孤獨的心理狀態演繹的淋漓盡致。」因此，吳義芳利用舞蹈劇場的语言，來呈現書中講述的氛圍、人性、情感、空間感、距離感：等狀態。此外，吳義芳為了驗證自己對於表演藝術的理念與高行健是相符的，他更下功夫研究高行健的另一本著作《論戲劇》，從書中得知無論是高行健對於表演藝術的理論、語言及思考模式，都與舞蹈的語言相當貼近，而舞蹈跟戲劇的理念也是相互呼應的；因此，吳義芳自由、大膽的設計編排《靈山》的舞蹈，也對自己的創作十分有信心。《靈山》音樂舞蹈劇場共有 12 個段落，各擷取自小說中關於人性的意象及男女之間的慾望來做編排設計。吳義芳在構思舞蹈編排的過程中，不斷反覆地咀嚼書中的文字，他邊翻著手上的書，邊跟我們說，「書中有許多作者的思想都是非常直白地被寫出來，就連男女之間的慾望也是如此，這些字句寫得非常地極致、漂亮；而有些章節則是完全沒有標點符號，開放給讀者自行去放上標點符號及斷句。當我在閱讀時，時不時地就會有情景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再透過舞蹈動作及音樂的結合，把書中關於人性、氛圍及情感表現出來，甚至還能帶

出人與人之間的孤獨感、距離感及空間感。」為了完整地呈現書中豐富的情感感受，吳義芳在舞蹈中設計 20 幾支雙人舞，而每支雙人舞代表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各自代表某些章節的意象，可說是以文學的《靈山》作為踏板，再以音樂舞蹈劇場來演繹全新、濃縮版的《靈山》。然而，只有舞蹈是不夠的，還需要搭配音樂及佈景才能夠完整地演繹整個作品；為此，表演所特別請臺師大音樂系的兩位教授為《靈山》音樂舞蹈劇場譜曲，也邀請到設計系的教授以高行健的攝影集作為發想來製作投影設計，重新編排組合，並使用不同形式的投影呈現，經過三方不斷努力地排練，《靈山》音樂舞蹈劇場誕生了。

《靈山》音樂舞蹈劇場首演於 2016 年，高行健欣賞之後非常喜歡，他從沒想過《靈山》能以如此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更說「不要用文學的角度觀看，需要用另一種眼光來欣賞！」。為歡慶臺師大表演所的 15 周年所慶，吳義芳派出正就讀表演所碩士班的學生來呈現，縱使三年前已經演過，但由於這次是全新一批舞者，吳義芳為每位舞者量身打造、重新編舞，這將又會是部嶄新的《靈山》音樂舞蹈劇場。《靈山》音樂舞蹈劇場不僅沒有交代故事情節、也沒有人物，純粹展現抽象化的人性情感、意象及氛圍，需要觀眾打開心胸、用心地去感受每一個動作、每一首音樂，甚至是每一個投影影片，如此開放式的演出思維，將讓每個人都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靈山》。



獨白

專訪導演梁志民

梁志民說起《獨白》，那真是一場美麗的邂逅。

當時，他正在讀高行健的劇作《彼岸》，書讀到最後，發現有一個小小的「後設」劇本《獨白》。那是一部獨角戲，藉著演員本身，用表演來講述、介紹表演。一齣短短五千餘字的劇本，承載著濃濃的、真摯的情感，讓梁志民感動不已、愛不釋手，立刻將它收錄在自己的資料庫中，當成是珍寶般收藏起來，想著之後有機會一定要製作這部劇作。當今年年初在構思「諾貝爾大師！高行健週」的戲劇節目時，「我立刻想到《獨白》，我要製作這部獨角戲。」梁志民眼神堅定地說。

這不是梁志民第一次執導高行健的作品，之前曾做過高行健戲劇作品《絕對訊號》、《夜遊神》及《山海經傳》三部作品，因此，梁志民能夠精準的呈現高行健所要傳達給觀眾的思想及感觸。說到《獨白》，梁志民自己為此劇下了個副標：「這是一封寫給演員的情書」。透過演員看似自言自語般的講述自己從年輕到老年，對於表演不變的熱忱及愛，短短45分鐘的戲，隨著演員的獨白，觀眾彷彿跟著他過完這一生；此外，更藉藉由這部戲了解高行健對於表演的認識、介紹及體悟。劇本篇幅雖不



長，但具深度的內容不亞於高行健其他的劇作。梁志民悠悠地說，「這是一部不簡單的獨角戲，從語言的節奏掌握到聲光音響的搭配，每一項技術都是經過反覆的排練、調整，才能製作出具華麗感，但又不失精緻的獨角戲。」

獨角戲最為重要的階段莫非挑選演員了，梁志民對於演員的挑選非常嚴謹，他找上全方位演員、同時也在臺師大表演所任教的戲劇老師——許逸聖擔綱演出。「我之前在執導《山海經傳》時，就曾與許老師合作過，我知道他一定能完美詮釋這個角色。」梁志民笑著說。而就演員的演繹上來說，獨角戲相較起其他劇種，是不是較為困難呢？梁志民告訴我們，「獨角戲得靠演員利用話語上的掌握來控制演出的節奏，而講話的節奏也要掌握的相當清楚，一定要讓觀眾都聽得懂。講話的語法及速度，都要經過設計思考，這對演員來說著實是相當大的考驗及挑戰」。那製作時，哪個部分是最具挑戰的呢？「這部戲的音樂部分是個滿大的挑戰。因為台詞本身非常重要，因此音樂不能夠搶了語言的風采，但又要適時的強化、協助渲染氣氛。」梁志民說道。然而，這相當具有挑戰性的音樂設計，梁志民交給了正就讀臺師大表演所碩四班的學生來為《獨白》譜曲，他們一邊排戲、一邊修音樂，為的就是要做到音樂與語言百分百的完美契合，這才能夠讓觀眾感受到那語言與音樂的呼應之美。在舞台設計上，梁

志民運用投影片來做佈景呈現，不同的投影變化投射出演員內心的自我、原我及超我。除此之外，為了讓觀眾更有身歷其境般的感受，梁志民在座位席的上方、下方及兩側，都裝上數顆音響建立環場音效，讓觀眾隨著台上的投影片轉換及劇情的發展，感受到噁噁如千軍萬馬般的奔騰感，或是秋天蕭瑟的淒涼感，甚至是車水馬龍的都市景象。如此的華麗手法，更加能夠讓觀眾入戲，一同享受這部獨具深度及濃情的獨角戲。

《獨白》於今年5月的首演大成功、佳評如潮！眾多觀眾及業界的資深演員們皆深受其真摯的內容所感動，更翻轉了許多人對於獨角戲的想像。然而，好的作品廣為流傳，適逢9月慶祝表演所15周年的所慶，梁志民再度強勢推出《獨白》，而這一次，除了原演員許逸聖之外，還加上正就讀表演所碩四的學生一同輪流演出。「我希望好的作品能夠一直流傳下去，讓更多喜歡這部作品的學生們，能有多一點的機會參與演出。」